

作家
走进校园

ZUOJIAZOUJIN
XIAOYUAN

走进语文之美 和名作家来一场美妙的邂逅

充满灵性的动物世界

沈石溪的 12堂语文课

沈石溪——著



最后一头战象

斑羚飞渡

再被狐狸骗一次

老象恩仇记

老鹿王哈克

板子猴

缺陷

充满灵性的动物世界

沈石溪的
12堂语文课

沈石溪——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充满灵性的动物世界：沈石溪的 12 堂语文课 / 沈石溪著.

—武汉：崇文书局，2017.9

（作家走进校园·第二辑）

ISBN 978-7-5403-4511-2

I. ①充…

II. ①沈…


III. ①语文课—中小学—课外读物

IV. ①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6537 号

充满灵性的动物世界——沈石溪的 12 堂语文课

责任编辑 高 娟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11 层

电 话 (027) 87293001 邮政编码 430070

印 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9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目 录

第 1 堂课 感人肺腑的战友情

最后一头战象	2
退役军犬黄狐	9
【写作提示】崇高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24

第 2 堂课 动物也有美丽的爱情

狼“狍”	28
雌孔雀的恋情	37
【写作提示】与传统观念闹点摩擦	43

第 3 堂课 狐狸的狡猾和聪慧

再被狐狸骗一次	46
瞎眼狐清窝	52
【写作提示】在反差中寻求艺术亮点	59

第 4 堂课 人生就是一连串选择

天命	62
【写作提示】鹰飞海峡	77

第 5 堂课 把希望留给后代

斑羚飞渡	80
鱼道	87
【写作提示】敬畏生命	93

第6堂课 牛——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雪崩	96
【写作提示】闲话牛与人	118

第7堂课 永恒的母爱

巨蜥母亲	124
【写作提示】冷血动物奇特的母爱	188

第8堂课 从容走向死亡

象冢	192
老象恩仇记	205
【写作提示】我与大象的情缘	211

第9堂课 大林莽的王者风范

老鹿王哈克	216
【写作提示】第二人称的妙用	241

第10堂课 史前动物的绝唱

缺陷	246
【写作提示】爱是生命进化的能量	266

第11堂课 马戏团里的动物

板子猴	272
【写作提示】一群被异化的动物	291

第12堂课 动物园里的动物

妹妹狐变色	294
神獠效应	300
【写作提示】守望生命的尊严	305



第①堂课

感人肺腑的战友情



最后一头战象

西双版纳的召片领曾经拥有一支威风凛凛的象兵。所谓象兵，就是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象兵比起骑兵来，不仅同样可以起到机动快速的作用，战象还可用长鼻劈敌，用象蹄踩敌，直接参与战斗；一大群象，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敌人，战尘滚滚，吼声震天，势不可挡。

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占了缅甸，铁蹄跨进了和缅甸一江之隔的西双版纳边陲重镇打洛。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厮杀声和象吼声惊天动地；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尸体，我方八十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血把江水都染红了。战斗结束后，召片领在打洛江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二十多米的巨坑，把阵亡的战象隆重埋葬了，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百象冢。

曼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意外地发现有一头公象还在喘息，它的脖颈被刀砍伤，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浑身上下都是血，但还活着。他们用八匹马拉的大车，把它运回寨子。这是唯一幸存的战象，名叫嘎羸。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它的伤，把它养了起来。

我一九六九年三月到曼广弄寨插队落户时，嘎羸还健在。它已经五十多岁了，脖子歪得厉害，象嘴永远闭不拢，整天滴滴答答地淌着唾液；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短了一截，走起路来蹒跚颠颠；本来就稀疏的象毛几乎都掉光了，皮肤皱得就像脱水的丝瓜；岁月风尘，两支象牙积了厚厚一层难看的黄渍。它是战象，它是功臣，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照顾，从不叫它搬运东西，它整天优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闲逛，到东家要串香蕉，到西家喝筒泉水。

我和负责饲养嘎羧的老头波农丁混得很熟，因此和嘎羧也成了朋友。

我插队的第三年，嘎羧愈发衰老了，食量越来越小，整天卧在树荫下打瞌睡，皮肤松弛，身体萎缩，就像一只脱水柠檬。波农丁年轻时给土司当了多年象奴，对象的生活习性摸得很透，他对我说：“太阳要落山了，火塘要熄灭了，嘎羧要走黄泉路啦。”几天后，嘎羧拒绝进食，躺在地面上，要揪住它的鼻子摇晃好一阵，它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朝你看一眼。我觉得它差不多已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了。

可一天早晨，我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惊讶地发现，嘎羧的神志突然间清醒过来，虽然身体仍然衰弱不堪，但精神却处在亢奋状态中，两只眼睛烧得通红，见到波农丁，欧欧短促地轻吼着，鼻子一弓一弓，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好像是迫不及待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开始波农丁不想理它，它发起脾气来，鼻子抽打房柱，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波农丁拗不过它，只好让我帮忙，爬上小阁楼，往下传杂物，看它到底要什么。

小阁楼上有一半箩谷种两串老玉米几条破麻袋，其他好像没什么东西了。我以为它精神好转起来想吃东西了，就将两串老玉米扔下去，它用鼻尖勾住，像丢垃圾似的丢出象房去；我又将半箩稻谷传给波农丁，他还没接稳呢，就被嘎羧一鼻子打泼在地，还赌气地用象蹄践踏；我又把破麻袋扔下去，它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

小阁楼角落里除了还有一床破篾席，已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嘎羧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我吼叫。“再找找，看看还有啥东西？”波农丁在下面催促道。我掀开破篾席，里头有一具类似马鞍的东西，很大很沉，看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除此而外，小阁楼里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了。我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楼去。奇怪的事发生

了，嘎羧见到那破玩意儿，一下安静下来，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尘，鼻尖久久地在破玩意上摩挲着，象眼里泪光闪闪，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哦，闹了半天，它是要它的象鞍啊。”波农丁恍然大悟地说，“这就是它当战象时披挂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我们当年把它从战场上运回寨子，它还佩戴着象鞍，在给它治伤时，是我把象鞍从它身上解下来扔到小阁楼上的。唉，整整二十六年了，我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它还记得那么牢。”

嘎羧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甩到自己背上，示意我们帮它捆扎。我和波农丁费了好大劲，这才将象鞍置上了象背。

象鞍上留着弹洞，似乎还有斑斑血迹，混合着一股皮革、硝烟、战尘和鲜血奇特的气味；象鞍的中央有一个莲花状的坐垫，四周镶着一圈银铃，还缀着杏黄色的流苏，二十六个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虽然已经有点破旧了，却仍显得沉凝而又华贵；嘎羧披挂着象鞍，平添了一股英武豪迈的气概。

“它现在要披挂象鞍干什么？”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波农丁皱着眉头伤感地说，“我想，它也许要离开我们去象冢了。”

我听说过关于象冢的传说。大象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除了横遭不幸暴毙荒野的，都能准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月左右，便离开象群，告别同伴，独自走到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里去；每群象都有一个象冢，或是一条深深的雨裂沟，或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或是地震留下的一块凹坑，凡这个种群里所有的象，不管生前浪迹天涯海角漂泊到何方，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冢。让人惊奇的是，小象从出生到临终，从未到过也未见过象冢，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凭着一

种神秘力量的指引，能准确无误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种群的象冢。

“就算它打算去象冢了，也没必要披挂这么沉重的象鞍呀！”我说。

“这我就说不清了，也许，嘎羧天生是个小气鬼，临走在向我们讨回属于它的东西。唔，这象鞍本来就是它的嘛。”

我觉得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嘎羧平时并不吝啬，恰恰相反，待人还挺慷慨挺厚道的；我好几次看见，它卷着一串香蕉在路上走，寨子里的小孩伸手向它要，它都会用那根万能的鼻子撕下一只来给他们。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嘎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回那具象鞍，含有一种很高级的情感。

果然被波农丁说中了，嘎羧准备告别曼广弄寨，找它最后的归宿了。它绕着寨子走了三匝，对救活它、收留它并养活它二十六年的寨子表达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嘎羧要走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全寨，男女老少都涌到打谷场来为嘎羧送行。大家心里都清楚，与其说是送行，还不如说是送葬，为一头还活着的老战象出殡。许多人都泣不成声。村长帕琫在象脖子上系了一条洁白的纱巾，四条象腿上绑了四块黑布。老人和孩子捧着香蕉、甘蔗和糯米粑粑，送到嘎羧嘴边，它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凉水。

日落西山，天色苍茫，在一片唏嘘声中，嘎羧上了路。

送行的人群散了，波农丁还站在打谷场上痴痴地瞭望。我以为他在为嘎羧的出走而伤心呢，就过去劝慰道：“生老病死，聚散离合，本是常情，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不料他却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有胆量跟我去发一笔财吗？”见我一副茫然无知的神态，他又接着说：“我们悄悄跟在嘎羧后面，找到那象冢……”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要我跟他合伙去捡象牙。在热带雨林里，大象的躯体和骨头会腐烂，象牙却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泽；象冢由于世

世代代理葬老象，每一个象冢里都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象牙，毫不夸张地说，找到一个象冢就等于找到一个聚宝盆；聪明的大象好像知道人类觊觎它们发达的门牙，生怕遭到贪婪的人类的洗劫，通常都把象冢选择在路途艰险人迹杳然的密林深处，再有经验的猎人也休想找得到；但如果采取卑鄙的跟踪手段，悄悄尾随在死期将至的老象后面，就有可能找到那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邻近的曼蚌寨有个名叫岩鸣的猎手，三年前在森林里偶然碰到一头奔赴黄泉的老象，结果从象冢里背回七十八根象牙，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可我总觉得做贼似的跟在一头老战象后面，去捡它的便宜，好像不怎么地道。我犹豫着，沉默着，没敢轻易答应。

波农丁显然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们只捡象冢里其他象的象牙，嘎羧的象牙我们不要，也算对得起它了嘛。”

这主意不错，既照顾了情感，又可圆发财梦，何乐而不为？

我俩拔腿就追，很快就在通往崇山峻岭的小路上追上了踽踽独行的嘎羧。天黑下来了，它脖颈上那根标志着出殡用的白纱巾成了我们摸黑追踪的路标。它虽然跛了一条腿走不快，却一刻也没停顿，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来到打洛江畔。

这是一条美丽的边境河，翠竹掩映，晨雾袅绕，不远处有几个村寨传来鸡鸣狗吠。嘎羧站在江滩的卵石上，停了下来，久久凝望着清波荡漾的江面。

这儿虽然不是热闹的市廛城镇，但四周有村寨，附近有渡口，也绝非荒无人烟的山野，怎么可能会藏有象冢呢？

“我想起来了，这儿是水晶渡的上游，二十六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把嘎羧给抬上岸的。”波农丁指着江湾一块龟形的礁石说，“幸亏有这块礁石挡住了它，不然的话，它早被激流冲到下游淹死了。”

这么说来，这儿就是二十六年前抗日健儿和日寇浴血搏杀的战场！

这时，嘎羧踩着哗哗流淌的江水，走到那块龟形礁石旁，鼻子在被太阳晒成铁锈色的粗糙的礁石上亲了又亲，许久，才昂起头来，向着天边那轮火红的朝阳，嗷——嗷——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它突然间像变了一头象，身体像吹了气似的膨胀起来，四条象腿的皮肤紧绷绷地发亮，一双象眼炯炯有神，吼声激越悲壮，惊得江里的鱼儿扑喇喇跳出水面。

我想，此时此刻，它一定又看到了二十六年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战象驮着抗日健儿，冒着枪林弹雨，排山倒海般地冲向侵略者；日寇鬼哭狼嚎，丢盔弃甲；英勇的战象和抗日将士也纷纷中弹跌倒在江里……

我对嘎羧肃然起敬，它虽然只是一头象，被人类称之为兽类，却具有很多称之为人的人所没有的高尚情怀；在它行将辞世的时候，它忘不了这片它曾经洒过热血的土地，特意跑到这儿来缅怀往事，凭吊战场！

太阳升上了槟榔树梢，一只独木舟剪开浓浓的江雾，艄哥放开喉咙唱着山歌，从上游飘然而下。嘎羧离开打洛江，钻进一条草木茂盛的箐沟。这一次它大概要直奔神秘的象冢了，我想。我们跟在它后面，走了约一个多小时，在一块平缓的向阳的小山坡上，它突然又停了下来。

“哦，这里就是埋葬八十多头战象的地方，我参加过挖坑和掩埋，我记得很清楚，喏，那儿还有一块碑。”波农丁咬着我的耳朵说。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荒草丛中，果然竖着一块石碑，镌刻着三个烫金大字：百象冢。年久日长，金箔剥落，字迹有点模糊不清了。

莫非嘎羧它……我不敢往下想，斜眼朝波农丁望去，他也困惑地紧皱着眉头。

嘎羧来到石碑前，选了一块平坦的草地，一对象牙就像两支铁镐，在地上挖掘起来。土块翻松后，它又用鼻子把土坷垃清理出来，继续往下面挖。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又经过长途跋涉，体力不济，挖一

阵就要站在边上喘息一阵，但它坚持不懈地挖着，从早晨一直挖到下午，终于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浅坑来；它滑下坑去，在坑里继续深挖，用鼻子卷着土块抛出坑来；我们在远处观看，只见它的身体一寸一寸地往下沉。太阳落山了，月亮升起来了，它仍在埋头挖着。

半夜，嘎羧的脊背从坑沿沉下去不见了，象牙掘土的咚咚声越来越稀，长鼻抛土的节奏也越来越慢，鸡叫头遍时，终于，一切都平静下来，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和波农丁耐心地等到东方吐白，这才壮着胆子，走到坑边去看，土坑约有三公尺深，嘎羧卧在坑底，侧着脸，鼻子盘在臂弯，一只眼睛睁得老大，凝望着天空；一条四脚蛇从潮湿的泥土里钻出来，爬到它的眼球上，它一点反应也没有。

它死了。它没有到遥远的神秘的祖宗留下的象冢去，它在百象冢挖了个坑，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伙伴们葬在了一起。作为一头老战象，它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土坑里弥散着一股腐烂的气息，看得见二十六年埋进去的战象的残骸，红土里，好像还露出了白的象牙。嘎羧那对象牙，也因挖掘土坑而被沙土磨得锃亮，在晨光中闪烁着华贵的光泽。波农丁牙疼似的咧着嘴苦着脸说：“要是我们在这里捡象牙，只怕是盖了新竹楼竹楼要起火，买了牯子牛也会被老虎咬死的啊！”

“对，是要遭报应的。”我说，“除非我们枉披了一张人皮，我们不会在这里捡象牙的。”

我和他一起动手，将浮土推进坑去，把土坑填满夯实，然后，空着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回寨子去。

退役军犬黄狐

梭达哨所阵地上，挺立着两排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对面七步远的磨盘上，蹲着一条名叫黄狐的军犬。虽然它鼻子和唇吻间稀疏的长毛已经脱尽，露出几分衰老，但从它细腹宽胸的身材、发达饱满的肌肉、肩胛上那道显眼的伤疤和短了一小截的右前爪中，仍可看出它年轻时威武勇猛的风采。

它的主人——排长贾松山将一枚二等功勋章和两枚三等功勋章挂在它颈项上。镀金的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紫红的绸带缠在它金黄的皮毛间，分外耀眼。

哨所最高指挥官宋副连长笔直地站在它面前，大声宣读一纸命令：

“梭达哨所军犬，编号 08431，1979 年服役，在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屡建战功，现因超龄和身体伤残严重，命令其退出现役……”

宋副连长的话音刚落，队列里的士兵便热烈地鼓起掌来。可怜的黄狐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退役。它虽然绝顶聪明，但还是听不懂人类复杂的语言。此刻，它瞅着这庄严的场面，还以为哨所要带它去执行什么重大的战斗任务呢。它兴奋得昂着头颅，挺着胸脯，做出雄赳赳的临战姿态。

“举前爪。”贾排长命令道。

它立即执行。由宋副连长带头，四十多名军人依次跟它握手告别。

梭达哨所对面，是我国神圣的领土者阴山，此时还被敌军侵占着。敌军不时朝这儿开炮，弹头摩擦空气发出的尖啸声、炮弹落地的爆炸声、弹片飞进时发出的咝咝声，都为这隆重的军犬退役仪式增添了庄严的气氛。

吃午饭时，黄狐才开始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妙。平日进餐，主人从不

让它吃得过饱，太饱了不但影响它冲击和扑咬的速度，还会麻木它的嗅觉神经和听觉神经。灵敏的嗅觉和听觉，对一条军犬来说，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处在战争环境下，每时每刻都要防备敌军的突然袭击。它完全体谅主人的苦心，总是吃到七成饱，就自觉地停止进食。可今天的午餐太特殊了，一整只烧鸡，大半盆排骨，外加两大碗米饭，香喷喷热腾腾，贾排长还一个劲给它添菜。它吃得肚皮胀成球形，宋副连长还硬把一只鸡大腿塞进它嘴里。这实在太反常了。

下午，贾排长牵着它越过一道山梁，来到营部，把它交给一位笑容可掬的胖厨师。

贾排长跟它告别时，一次又一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它的脊背，捋顺它的毛，还把脸颊依偎在它的鼻子上，抱着它亲了很久很久。一串泪从主人的睫毛间滴落下来，弄湿了它鼻翼两侧的茸毛，又流进它的嘴唇。哦，人的眼泪原来是热的，还有咸味。它不明白主人为啥要流泪，什么伤心的事也没有发生呀。四个月前，在一次伏击战中，它的右前爪被敌军的手榴弹炸掉一小截，露出白的骨头，在包扎伤口时，贾排长眼眶里虽然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花，但还是没流出来。

它晓得，男儿是不轻易掉泪的，军人是不轻易掉泪的。

但此刻，贾排长却变得像个多愁善感的女人，泪儿像断了线的珍珠啪嗒啪嗒往下落。

它非常纳闷。

它在营部等了七天，贾排长还没来接它。它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经退役了。

它明白退役是怎么回事。过去它在团部看见过一条名叫阿丘的退役军犬，整天吃了睡，睡了吃，养得肥头肥脑，成了一条行动笨拙、反应迟钝、又老又胖又丑的草狗。军人都忙自己的事，没人理睬阿丘，阿丘

只能和一帮拖鼻涕的小娃娃为伍。为了赢得孩子一声欢笑，讨得孩子手中一块糖果，阿丘会使劲摇尾巴，谄媚地汪汪叫，还愿意在烂泥地里打滚。

这不是军犬，这是巴儿狗。

贾排长为啥要抛弃它呢？它做错过什么事吗？没有。它哪一次没执行命令吗？没有。它的右前爪虽然短了一截，但并不影响它的扑咬冲击。它十三岁，虽然年龄偏大，但还能在草丛中间闻出陌生人路过时遗留下来的气味，并准确地跟踪追击。它是一条顶呱呱的军犬，连上次到梭达哨所来视察的军分区司令员都当面这样称赞过它。它要回梭达哨所去看个究竟。

它只能悄悄地潜回哨所，因为主人命令它待在营部，它回去是违法的。从它在军犬学校接受训练开始，整整十二个年头了，它还是第一次违反主人神圣的命令。

它很聪明，选择了正午时间回到哨所。除了岗上有个哨兵外，其他人都钻在猫儿洞里午睡。阵地上，只有知了在枯燥地嘶鸣。

阵地左侧那片小树林里有一幢结构精巧的矮房子，钢筋编织的墙，石棉瓦铺的顶，都漆成漂亮的草绿色。这就是它睡了八年的狗房。它避开哨兵的视线，匍匐接近狗房。突然，它闻到一股陌生的气味，那是同类身上发出来的那股刺鼻的汗酸味。

“汪！”狗房里传来一声低沉的恫吓的吠声。

黄狐仔细一看，原来狗房里关着一条新来的军犬，浑身皮毛黑得发亮，眉心有块显眼的白斑。黑狗脖颈上套着一条黄皮带，铜圈闪闪发亮。它熟悉这副皮带圈，是用水牛皮做的，柔软而坚挺，浸透了硝烟和战尘，有一股使军犬着迷的气味，套上后会使得军犬变得更加威风凛凛。它妒忌地望着这副皮带圈，滴下了口水。

“呜——”黑狗趴在铁栏杆上，朝它龇牙咧嘴地低吼着。它明白黑狗的意思，是警告它不要来侵犯领地。

黄狐愤怒地竖直尾巴。是你这条卑鄙的黑狗，侵犯了我的岗位，我的宫殿。它明白了主人为啥要抛弃它，原来是这条黑狗顶替了它的位置、抢走了主人的宠爱。它把所有的委屈全迁怒到黑狗身上，复仇的火焰烧炙着它整个身心。突然间，它冲动起一股杀机。

黑狗也用充满敌意的眼光傲视着它。

它是久经沙场的军犬了，懂得搏杀前应该做些什么。它把胸脯贴在湿漉漉的冒着凉气的泥地上，让心中的怒火冷却浓缩。它冷静地围着狗房兜圈子，仔细打量着对手，比较着彼此的优劣，选择最佳搏杀方式。黑狗比它年轻，比它高大，那隆起的肌腱、结实的胸脯，证明对方是一条强壮的凶悍的狗。它黄狐右前爪伤残，拼蛮力显然是很难赢对方的，只能智取。对方年轻强壮，身上没有伤疤，眼角没有皱纹，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没有实战经验。瞧这黑家伙显得多幼稚，隔着铁栏杆还朝它频频扑击，不但撞疼额头和爪子，还徒劳地消耗掉精力和体力。老练的军犬绝不会这样虚张声势。看来，这黑家伙确实很嫩，容易对付。

黄狐瞧出了黑狗致命的弱点，这才不慌不忙地用牙齿咬开铁门倒插着的铁销。

黑狗蹿出铁门急急忙忙朝它扑来，黄狐转身就跑。这儿离猫儿洞太近，撕咬起来会惊醒主人。它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消灭黑狗。

它下了山坡，钻进深箐，跑到峡谷。再拐个弯就越出梭达哨所的地界了，突然，黑狗停止追击，站在一棵被敌军炮弹削成光头的大树前，胜利地吠了两声。黑狗也是条军犬，没有主人的命令是不会远离军营的。

这儿虽然离哨所很远了，但山上山下是条直线，站在哨所阵地上，用个望远镜便可看清峡谷里的一切。必须拐过峡谷。黄狐瞪着双眼，寻